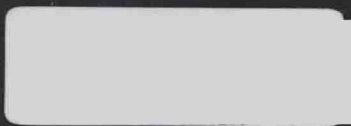



肖建军◎著

本案

# 无法终结

悬案诡异，追凶执迷，迷雾层层剥离，黑幕拉开——  
竟是日本侵华的累累罪行……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肖建军◎著

# 本案无法终结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案无法终结 / 肖建军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55-1069-9  
I. ①本…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0652号

## 本案无法终结

---

作 者 肖建军  
责任编辑 杨 超  
文字编辑 欧阳云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69-9  
定 价 39.80 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2 号院(东区) 14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4534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目录

- 第一章 白骨谜案 / 1
- 第二章 不可饶恕的魔鬼 / 16
- 第三章 沉冤六十载 / 32
- 第四章 会跑的人头 / 48
- 第五章 “活化石”的回忆 / 67
- 第六章 三陪女郎之死 / 86
- 第七章 变异的病菌 / 103
- 第八章 仇杀？情杀？ / 118
- 第九章 “完美”的失踪案 / 134
- 第十章 山穷水复疑无路 / 151
-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 168
- 第十二章 不归之途 / 185
- 第十三章 身世之谜 / 203
- 第十四章 埋藏山中的历史 / 221
- 第十五章 迟到的忏悔 / 237
- 第十六章 魔鬼仍徘徊在人间 / 256
- 第十七章 肮脏的交易 / 275
- 第十八章 本案无法终结 / 301

# 第一章 白骨谜案

日本千叶县山武郡九十九里町。

一个中国籍男子站在海岸边，眺望着湛蓝的大海，一层层海浪前赴后继拍打着礁石，雪白的浪花四散飞溅，落日余晖之下的海面金光万道，一群群海鸥追逐着捕捞沙丁鱼的船队。他伫立良久，任凭太平洋的海风吹拂脸庞，内心的思潮如怒涛一般汹涌，回顾这一年来的跨国侦查经历，他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此案时间跨度之大，案情之中又包含着谜中谜、案中案，实在令人称奇，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其涉及广度和深度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范畴，甚至让他这个经验丰富的刑警都感到不寒而栗！他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香烟，让自己平静下来，把脑海中翻腾的思绪从头整理……

一切都是从一年前的那个星期天、从那具 60 年后重见天日的尸骨开始的。

2010 年 8 月 15 日，星期天。

河山市位于中国东南部，是一座钟灵毓秀的历史文化名城，城市依山傍水，宁静祥和。

曹元明在河山市立医院办理入院手续时，并没有觉得这天有什么异常，医院里一如既往地人声嘈杂，弥散着消毒水的气味。他来到普外科，护士量血压、测体温，床位医生交代各种注意事项并签字。他换好病号服，躺在病

床上，双手枕头望着窗外的天空，那天凌晨下了一场雨，天亮时分，满天的阴霾散去，立秋后的天空碧蓝如洗，金灿灿的阳光普照大地，明媚宜人，因为刚降雨的缘故，气温不高，正是旅游的好天气。本来答应儿子在这个暑假要带他去香港迪士尼乐园玩的，但自己一直没时间，现在又住院了，他想到这里，无奈地摇了摇头。

妻子汪敏把装有换洗衣服的包裹塞进壁柜，拎着热水瓶去打水，她脸色沉重，忧心着明天的手术。自从曹元明因反复消化道出血诊断为胃窦部巨大溃疡后，汪敏一直忧心忡忡，特别是医生的告诫“这种胃溃疡有恶性可能”犹如鸣钟不时在她耳边响起，令她心惊肉跳。

曹元明安慰妻子：“医生都是把病往严重了说，我问过邹衍，他说癌的可能性很小，做手术是为了保险，其实吃药也行。我这个人，就是命大福大，你呀，就别担心了，不就是个手术嘛，又不是鬼门关，鬼门关又怎么样？我干刑警这么多年，鬼门关前面的路都摸熟了，哪回出过岔子？”

汪敏脸一板：“还说！你这病就是干刑警干出来的！不管手术结果怎么样，你以后都别在刑警队干了。你神经大条，我长年担惊受怕可吃不消。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怎么办？”说着眼泪就出来了。

曹元明从床上下来，掏出手绢给妻子擦眼泪：“你看你，怎么像开追悼会似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手术切下来是癌，也是可以治的嘛……”

汪敏吓了一跳，赶紧捂住他的嘴：“你瞎说什么？”

曹元明轻轻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好，再也不瞎说了！我命大，肯定没事儿。福大嘛，是有你这么个好老婆。”说完伸手去搂妻子。

汪敏气鼓鼓地推开他：“别跟我嬉皮笑脸，这次你要是不离开刑警队，我们就离婚！”

“嫂子，你这是要跟谁离婚啊？”一个穿白大褂的帅气男子推门走了进来，他是市立医院普外科的医生邹衍，是曹元明的铁哥们儿。

汪敏抹了一下眼泪，说：“邹衍来了，你们哥俩儿聊，我去打水。”她出了门，还是不放心，把邹衍拉到走廊的一角，“明天手术不会有什么事儿吧？我爸就是得胃癌去世的，症状跟他很像，都是喝酒，然后出血，一开始做胃镜也说是溃疡。我真害怕，我本来亲人就少，他要是有个意外，我真不敢

想……”

邹衍笑着说：“都说过多少遍了，有我，还有我爸呢，我们父子齐上阵，手术室、麻醉科、病理科，一圈儿都打过招呼了，这种手术我们见多了，嫂子你就安心好了。”

邹衍的父亲邹和平，是市立医院的院长兼普外科的主任，由于快到退休年龄，刚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他手术精湛，远近闻名，人称“神刀邹”，很多病人求他开刀而不得。邹衍耳濡目染，从小立志当外科医生，读医科大学时就利用假期回来跟父亲学做手术，本科毕业时就能熟练完成阑尾炎、腹股斜疝之类的简单手术，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河山市立医院工作，在父亲悉心指导下，几年来已深得真传，一把手术刀玩得驾轻就熟，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他今年35岁，刚晋升副主任医师，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汪敏稍稍放心，说：“元明幸亏有你这么个好朋友，真不知该怎么谢谢你和邹院长。”她看四周没人，悄悄把一个厚厚的纸包塞到邹衍口袋里。

邹衍满脸不悦，把手一挡：“嫂子，这可见外了啊！自己兄弟嘛，我帮点忙理所应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换句话说，我今后要是有什么事，我大哥也绝不会不管不问。你这么做，不是打我的脸吗？”

曹元明和邹衍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情同手足，曹元明大邹衍两岁，两人以兄弟相称。

汪敏闹了个大红脸，连声致歉。

病房里，邹衍拉着曹元明聊天，明天就要手术了，这样可以缓解一下曹元明的压力。

“这些天请病假，不用出案子，你都忙些什么？”

“我可没闲着，在电脑里调看罪犯的标准像，研究不同类型罪犯的面相。”

“警察也看相？”

“当然，相由心生，这话你总听过吧？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诈骗犯，各有各的特点，只要归纳总结起来，瞄上几眼就能断定对方是哪号人。”

“你很无聊，不过我喜欢，继续吹。”

“这可不是吹牛，跟你们医学一样，从经验中摸索规律。”

“那是过去的经验医学，现在都讲询证医学，你们警察办案不也越来越

讲究证据嘛。”

“对，询证。但我这个既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是偏方，但能治大病……”

“得了得了，那你给我看看相。”

“你小子，一看就是色狼一条，老实交代，作案几次了？”

“高见啊，现在坦白赶得上从宽嘛？”

“交代吧，姓名，职业，住址。”

“你不是会看相嘛，你看我像干吗的？”

“兽医。”

“神了，我专给四条腿的开刀下药。”邹衍拍了一下曹元明，一脸坏笑。

“你错了，我说的是像野兽一样的医生。”

两人正聊天打屁，这时一个护士慌慌张张地进来了，说：“邹医生，不得了了，医院后头挖出了人的骨头，吓死人了！”

邹衍不以为意：“这儿是百年老医院，挖出个骨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没准儿是哪一年丢掉的手术截肢，过去管理不严，这不稀奇。”

护士说：“不是啊，施工队开始挖出几根骨头也没在意，后来又挖出了骷髅头，这才觉得不对，就打110报警了。”

职业的敏感性让曹元明来了精神，站了起来，问：“在哪儿？”

护士指着窗外说：“就在那边。”

曹元明走到窗边，打开窗户，顺着指的方向望去，住院部外科大楼西北一角矗立着一幢欧式建筑的老楼，旁边看来是个施工现场，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和赶来的医院领导大声说着什么，由于围满了人，里面什么情况看不到，没法子，中国人都爱看热闹，很多人都不懂得保护现场。很快，片区派出所的110警车到了，下来几个警察，分开人群，开始勘查现场。

这幢老楼是市立医院的前身“慈康”教会医院留下的，老百姓俗称其为“八角楼”，有近百年历史，已经停用二十多年了。

曹元明问邹衍：“医院正在施工？”

“是啊，要整体搬迁了，刚开始动起来。”

“真的要搬迁？”曹元明有些奇怪，外科大楼刚翻新装修过，病房的床



头柜和壁柜还散发着淡淡的甲醛味。

“搬到城北开发区，市府在那儿给我们划了一大块地皮。搬迁是大势所趋啊。往公了说，这是医院发展的需要，你看在这市中心，地方太小，门诊人挤人，来看病的永远找不到停车位，想住院没床位还要排队，我们施展手脚腾挪不开空间；往私了说，这是领导的需要，搞这种大规模基建，他们面子上有光彩，口袋里也落了实惠。”

“这可是个大新闻，前阵子刚听到点儿风声，没想到这么快就动工了。”

“市领导搞政绩需要钱嘛。我们这个老医院地理位置没得说，闹市里寸土寸金，我们走了，把这空地皮拍出去，市里能大赚一笔。这不，买家都谈好了。”

“那家金主有这么大实力？”

“金鹏地产，背后有海外资本的支持，据说占大头的是世达国际投资公司。”

“世达公司？”曹元明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这是个陌生的公司名称。

“这个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最近开始大举进军内地。”邹衍看来对地皮交易的内幕很了解，皱眉说，“刚动工就挖到尸骨，可不是吉利的兆头。”

“嗯，看来事情有点儿大。”这会儿，曹元明看到城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车也来了，重案中队的几个人下了车，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看来是接到了派出所民警的电话。派出所负责治安管理，不负责刑事案件。他们在现场拉上了黄色警戒线。

接着驶来的是市局的警车，刑侦技术人员提着工具箱一路小跑过去。

“瞧这阵势，是不是出大事了？”邹衍问。

曹元明点了点头：“估计是命案，有命案，市局刑侦技术就必须出现场，分局的技术只能在一旁敲敲边鼓。”

“是个杀人案？”一旁的护士惊讶地问。

“现在还难说。”曹元明去摸手机，想问问情况，但口袋是空的。

“找这个是吧？我关机了！”汪敏站在门口，晃了一下手里的手机。

曹元明才想起换病号服时手机已经被妻子收走了，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出了大案，战友们正在忙碌，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还真不习惯。

“外面就是翻天了也跟你没关系，记住，你现在是个病人！这手机，我没收了。”汪敏一脸的铁面无情。

曹元明的手术很顺利，做了胃大部切除术，送检病理证实是良性溃疡。看到病理报告后，汪敏长长舒了口气，连步子都变得轻盈起来。

曹元明说：“怎么样，可以宣判我无罪释放了吧？”

汪敏坚持说：“不行！医生说了，你还得定期复查，这个病就是干刑警落下的，要根除病因就得不干这行，你总不能让我担惊受怕一辈子吧？”

汪敏的姨父是市城建局规划办主任，和市局交警支队的政委是老同学，走这层关系，说好让曹元明今年调到市局机关坐办公室，管管档案、报表，轻轻松松干到退休。

见曹元明没有答话，汪敏坐到丈夫身边，拉着他的手柔声说：“元明，你就听我这一回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姨父找人费了多大劲儿，正好借这次生病的机会走人，手续都备齐了，就等局党委会通知。你这些年的贡献够多了，立功受奖哪样都不缺，就算离开刑警队也是光荣的。我这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们这个家。坐机关，至少能按时上下班，光这一点就比什么都强。”

曹元明刮了一下妻子的鼻子，没有反驳她。

汪敏点了一下他的额头，笑靥如花：“听话才是好孩子。”

妻子走后，曹元明望着天花板，一时有些感慨：“我这个司法院校的老毕业生真要放下枪杆子退居二线了吗？顶着各种压力、冒着生命危险、颠三倒四的状态，全身各种难熬的职业病……真要告别这种生活了吗？”回想起多年职业生涯的风雨，仿佛都化作了烟云，就如同刑警队没白没黑飘散不绝的香烟烟雾，挥之不去，散之不尽……

这天，城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教导员杜峰，带着内勤的女警员小陆，提着花篮水果来看望曹元明。

杜峰先找医生问了病情，向曹元明夫妻俩转达了大队领导班子和全体同事的问候，说：“很多同志要来看你，我说慢慢来，你刚做完手术，需要静养。省厅检查组马上就要下来考核评定了，臧队正在抓这个事儿，先让我代表大家来看你，他一有空就过来。”

曹元明说：“谢谢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队里够忙的，公事要紧，就不要为我耽误时间了。”

两人聊了几句，都是客套话，气氛不冷不热，有点儿微妙。

杜峰使了个眼色，小陆拉着汪敏的手说：“嫂子，我们去外面说会儿话好吗？”

汪敏心领神会，点了点头，瞪了曹元明一眼，意思是说：“你可要听我的话！”

病房里就剩下曹元明和杜峰两人。

杜峰拿起一个香梨削好皮，递给曹元明：“元明，看到你手术顺利，恢复得不错，我和臧队都安心了。”

曹元明说：“杜教，咱们同事这么多年，你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杜峰轻轻咳嗽了一声，说：“市局政治部干部处的阎处长给我递了话，你的调令不久就会下来。”

曹元明要调离刑警队的事一直没有向大队透露，虽然有人传出点儿风声，但大队长臧进荣没当回事：“元明跟我在一个锅里吃饭这么多年，我了解他，他不是孬种，不会当逃兵，不要捕风捉影！”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作为领导的大队长和教导员，心里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

曹元明心中百味陈杂，想辩解几句，又想表示歉意，但觉得任何话都是苍白的：“杜教，我……”

杜峰摆了摆手，温和地说：“别说了，我和臧队都明白。你的身体确实需要好好休养，去机关是好事情，去了那边，只要好好干，前程更加远大。今后大家还是同事嘛，刑警队就是你的娘家，有空常回家看看。”

此时，曹元明听了这番话，竟然对自己即将逃离的刑警队产生了一种难舍之情，这个伴随自己十多年的岗位，那乱糟糟的办公台上布满了往日的酸甜苦辣，有荣耀、有耻辱、有痛心、有忏悔，更多的是道不出、说不明的滋味积压在心头……

他想打破这个尴尬的气氛，问：“杜教，上星期天，就是我刚入院那天，这个医院里挖出了人的尸骨，我看到队里的人还有市局的侦技都来了，究竟是什么情况？”

杜峰微笑了一下：“你不干刑警实在有点可惜。”随即脸色转为凝重，“这是一具男性尸骨，初步认定死亡时间超过了五十年。”

“这么久？”

“是啊，那会儿咱们可都还没出世呢。”

“那尸骨的身份已经无法确定了？”

“不，第二天，就有人联系我们，说他们有个失踪了六十年的亲属，怀疑就是这具尸骨。”

“60年……那就是1950年了……这么快就有人认领，这事儿有点蹊跷啊。”

对于白骨化的尸骸，哪怕只过去几年、十几年，要确定其身份都是件十分头疼的事，何况是一具60年前的白骨？这具白骨发现的第二天就有人来认领，更是奇怪，难道冥冥之中此人已经认定了这具尸骨会在此时此地出现？

“不光是这个，这具白骨还有更蹊跷之处……”这时，杜峰的手机响了，他按下接听键，“嗯，是的……是有这么回事儿……老哥，有人举报，我们刑警队不能不管啊……我知道，但这事儿比较难办，行动时一帮记者跟着，人赃并获……凡事都有个度，只怪这位老板玩得太出格了……对，这个我会和臧队商量……”他放下手机，对曹元明说，“不巧，我还得赶回队里去，今天就不多聊了。”

曹元明问：“又出什么事了？”

“昨晚臧队亲自带队，端了‘天马’夜总会，当场抓了十几个聚众吸毒淫乱的现行。这不，一早上说情捞人的电话就来了，面儿还挺大。”杜峰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你什么都别多想，安心养病就行。”出门和汪敏告辞，匆匆而去。

刑警免不了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时间一长，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有，这对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可以说，没有一些旁门左道的路子，有的案子就破不了。但话说回来，一出了事，各种说情和通融的电话又接踵而至，这就要看如何把握这条线了，里面水很深，太偏左，一点情面都不给，那也说不过去，但是，触及到让刑警出面的事情就没有不棘手的，太偏右，一碰高压线就把自个儿搭进去了。对此，曹元明深有体会。

术后一星期，曹元明康复出院了。

汪敏说：“这次多亏了邹衍和邹院长，我们出院后得请人家吃顿饭，不然过意不去。”她悄悄说起邹衍拒绝红包一事，曹元明“嘿”了一声，说：“你可真傻，医生有三种人的红包不收，一是有关系的人，二是病情复杂的人，三是面相狡猾的人。”

汪敏嗔道：“你和邹衍经常侃大山，医院这些事你倒清楚，可又不跟我说，弄得我一脸尴尬。”

“你是一脸狡猾，他才不敢收。”汪敏作势要打人，曹元明一笑躲过。

曹元明和邹衍常聊起各自行业的种种见闻，也都喜欢听对方讲故事，公安局和医院，都是展现人生百态的地方。

办出院手续时，曹元明看见一名穿便衣的老刑警从药房那边过来，忙迎了上去：“师傅，您来看病啊？”

这位老刑警名叫陶鸿，他面色蜡黄，眉头紧锁，见到曹元明，他把手里的处方和病历放进衣袋内，说：“元明出院了啊，好事儿。”

“师母炖的鸽子汤大补啊，我好得能不快嘛。”曹元明问，“师傅，我看您脸色不大好，什么病？”

陶鸿一摆手：“没什么大不了的，年纪大了，身体难免出点小毛病。你怎么样？”

“手术很顺利，溃疡是良性的，康复得差不多了。”

“那就好，这次队里给你批了长假，难得啊，好好休养一下。”陶鸿舒展开眉头，“抽个空，咱们爷俩吃顿饭，我请客，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刚参加工作的刑警，都会跟个师傅以积累办案经验。曹元明毕业后来到了城南公安分局报到，成为一名侦查员的第一天起，跟的就是陶鸿。四年后他便提拔为副队长，师傅成了他的下级，可还是一如既往地教他，把从警几十年来的丰富经验以及做人的道理统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陶鸿现在五十多岁了，快要退休了，但是，队里抓获的重大案犯他都要主动请缨参加审讯，而且一审就是通宵达旦。曹元明从师傅身上看到了什么叫做忠于职守，此时听到师傅这话，是要请自己吃顿分手饭，真有点儿无地自容。

陶鸿看出了曹元明的尴尬，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人各有志，师傅不

拦你，只是为你惋惜。刑侦工作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靠实践来积累经验，你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又在刑警队摸爬滚打多年，年富力强，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啊。去了机关，也不一定好，刑警队的弟兄们说话直爽，钩心斗角的事少，机关里办事说话都得察言观色，那些人功夫都在肚肠里，你去了未必好受。”

曹元明听了，黯然不语。

陶鸿半开玩笑地说：“昨天碰到大黄，还问我，你有没有兴趣去他那里干，你要是去，月薪八千起步。”

“大黄”是黄利平的绰号，他原来也是城南分局的侦查员，后来辞职开了一家私家侦探所，利用自己常年经营下来的社会关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现在到公安局办事都是一身名牌，戴名表，开名车，着实风光。

曹元明的内心其实也动过辞职的念头。他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几年前就考取了律师资格，一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二来确实有点儿给自己留条后路的意思。工作这么多年，公检法一块儿的人脉也积累起来了，当律师未尝不是个好选择。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们年轻人路越走越宽，我们这些老人，要跟不上趟了。”陶鸿自嘲地摇摇头。

曹元明苦笑了一下，心里还是记挂着几天前那具蹊跷的白骨，问：“师傅，我住院当天这里挖到一具白骨，您知道详细情况吗？”

谈到案子，陶鸿顿时来了精神，说：“这可是个谜案，奇怪之处很多，有意思。”扫了一眼乱糟糟的周围，“走，咱们换个地方说去。”

两人来到医院一角的小花园，这里没有旁人，很安静。

曹元明问：“有哪些奇怪的地方？”既然师傅提到是“谜案”，那么，这具白骨显然不是病死或意外死亡。

“奇怪之一，是这具无名尸骨很快有人来认领。”

“嗯，是很奇怪。杜教曾跟我说起过，第二天就有人来认领了，说是死者的亲属，是60年前死亡的。”

“像这种几十年前的尸骨，没有残留的衣物碎片和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物件，要确定身份是很难的。60年前那个时代疏于管理，失踪人口登记

很不完善，现在根本无从查起。”

“认领人有证明尸骨身份的证据吗？会不会是误认？”

“奇怪的是，这不像是误认。”陶鸿缓缓摇头，“认领人提到了死者的右手缺了一根拇指，齐掌而断，这个细节和尸骨的特征吻合。下一步，就是提取尸骨的DNA做身份鉴定，这是关键。如果鉴定符合，那么就能确定这具尸骨就是60年前的那个失踪者。咱们其他的暂且不说，能如此之快确定这具陈旧尸骨的身份，就是一个奇迹了。”

曹元明想了一下，问：“尸骨缺了一根拇指？这么说，其余部分都非常完整？”

“对，所以这就带来了更多的奇怪之处。”陶鸿掏出香烟，正要点火，看到花园里“禁止吸烟”的牌子，又把香烟放回口袋，“全部骨头都装在一个中等大小的麻袋内，除了右手拇指，其余骨骼一根不缺，包括头骨、躯干骨和四肢骨，连细小的尾椎都在。另外，现场还挖出了另一个同样大小的麻袋，里面是空的，但据法医认定，这个麻袋里装的应该是内脏，只不过早已腐化殆尽。”

曹元明悚然一惊：“这是分尸，是凶杀案！凶手把死者的内脏掏出来，分装在两个不大的麻袋里，为的是便于抛尸或者是藏尸……”

陶鸿点了一下头，表示认同：“我们分析过死因。死者颅骨后部有骨折，有钝器敲击的痕迹，排除了意外死亡或自杀可能，可以确定是被害。至于不可能中毒，由于年代久远，理化检验结果不理想，不能确定。我们推测，凶手先是突然地从后方用钝器砸倒了被害人，造成其颅脑损伤昏迷，再将其分尸。装尸的袋子里没有发现衣服残留的碎片，说明是裸体掩埋。”说到这里，他眼睛里怒火一闪，“可恶的是，尸骨的口腔里残留着朽烂的布纤维，这说明，凶手害怕被害人醒转呼救，在他嘴里塞上了布团，也就是说，在分尸时，被害人有可能还未死亡。”

“将活人解剖分尸！”虽然身处和煦的阳光下，曹元明却感到一股寒意从头灌下，虽然是发生于几十年前的凶杀，但其手段之残忍，场景之惊怖，让人不寒而栗！他长长地吐了口气：“这里成为医院已经上百 years 了，尸骨在这里发现，凶手会不会就是原来医院里的人？”

“这是最合理的推测。法医说，从肢解尸骨的手法看，凶手是有这方面常识的，不是屠夫就是外科医生，也只有他们才有这样锋利的工具。而且，尸骨按长骨、短骨、扁骨、不规则骨等分类叠放，码得整整齐齐，看来，这个凶手对此有一种特别的变态嗜好，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

曹元明回想了一下，河山市社会比较安定，他从警十多年来，还从未见过性质如此恶劣的案件，不过，年代久远，可能很多案子早已埋没了，或者，类似的案子做下后根本就没被发现。他问：“师傅，以前咱们这儿发生过这种案子吗？”

陶鸿摇了摇头：“‘文革’时发生过一起碎尸案，一个男人怀疑老婆不贞，砍下老婆的脑袋和四肢抛到河里，案子很快就破了，和这起案件根本没有可比性。”说到这里长叹一声，曹元明知道师傅在叹息什么，即使确定这具尸骨就是60年前的那个人，现在还能把凶手怎么样呢？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不可能立案，又能从何处追查呢？

师徒俩谈谈说说，就像是一个简短的案情分析会。

忽然，从医院急诊方向传来一阵喧闹声，声音越闹越大，一些医院工作人员往那个方向赶去，一会儿，只见几个人扶着邹和平院长过来了。

曹元明和陶鸿一起过去，见邹和平儒雅雍容的脸庞多了几丝气恼，平时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银发有些散乱，金丝眼镜掉了一支腿挂在胸前，曹元明忙问：“邹伯伯，怎么了？”

邹和平愤懑地说：“小曹，黑恶势力怎么能这么嚣张？在医院这样的公共场所暴力打人，这是和谐社会吗？真是岂有此理！”

曹元明知道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医闹事件，说：“您把情况说一下，我们给派出所报警。”最近这些年，医患纠纷大有上升趋势，医闹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警方每年都要处理多起类似的事件。

邹和平说：“已经报警了……”

这时邹衍赶来了，搀住邹和平问：“爸，你没事吧？”

邹和平摆了摆手，说：“我能有什么事？你们赶紧去看看赵主任他们怎么样了。”



曹元明和陶鸿对望了一眼，和邹衍一起赶往急诊。

他们赶到时，场面已经被城南派出所纪所长带来的防暴队控制了，整个急诊大厅乱糟糟一片，没有一张完整的桌椅，连挂吊瓶专用的钢制挂钩架也被打弯曲变形了，地上到处是玻璃碴子和点点血迹，狼藉不堪，医护人员都吓得远远躲开。大厅门口还扯着写有“庸医草菅人命，讨还命债，汤小辉死不瞑目”的横幅，施暴的凶徒已经乘坐泥头车逃离了现场。

曹元明问起事情经过，一个急诊护士说起：

上午10点左右，一群人手持铁棍、十字镐、扳手闯进急诊，冲着正在给人看病的呼吸内科赵主任吼道：“今天你们谁也别想出这个门！”然后把办公室门重重地带上了，开始殴打赵医生，还让他下跪。接着，这群人疯狂地砸打窗户、服务台和医疗设备，砸烂了急诊大厅和收费处。医院来了几个保安增援，但是面对十多个持械的暴徒，他们手里的铁棍是工地上的螺纹钢，头上都削尖了，戳上一下不死也得去半条命，这些保安哪敢阻拦！今天值班的院领导邹和平闻讯赶来，暴徒一听他是领导，几个人就一拥而上将他推搡在地，根本不容他辩解，众人赶紧把他扶开。有人打了110，叫来了片区民警，民警也被打伤，最后派出所长叫来了防暴队，才赶走这些人。

赵主任被打成脑震荡，昏迷不醒，被拉到ICU急救，另有十余人不同程度骨折，派出所警员三人受伤。

曹元明皱眉问：“事情的起因是什么？那个汤小辉是怎么回事？”

邹衍说：“这个人是一个发热病人，两个月前来我院急诊，由赵主任收治的，结果入院的当晚就死了。因为病人年纪轻，所以家属就不依不饶，硬说是我们把人医死了，索要赔偿80万。”

“胃口这么大？可以走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嘛。”

邹衍冷笑一声：“这跟勒索没什么两样。他们申请过医疗事故鉴定，向法院起诉了我们医院，要求医院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费80万元。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做出医院不存在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一审是我们胜诉。这帮人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歪理，说什么法律都是保护弱势群体，按现在的‘举证倒置’法来审案，医院不管有理还是无理都要赔偿，这么判决，说明医院已经和法院串通好了。他们不甘心，又跟医院谈，降低了价码，要赔50万，